

迎接新生的曙光

重獲新生後的馮遠，每天早晨騎著自行車到市場為家人買早餐，迎接一天的開始。

(攝影／林鳳琪)

◎ 賴麗君

早晨，十六歲的馮遠刷牙洗臉後，就騎著自行車到市場為家人買早餐。吃完早餐，他便開始學習電腦；累了，他就玩「踢足球遊戲」，這是他最拿手的電玩軟體。

未生病前，他是班上的足球隊，而且還是打前鋒，十分出風頭；生病以來，已經一年多沒碰足球，只能在電腦上回味。

家裏仍保留踢足球的手套，牆上一張張足球明星的海報是他的夢想。在多少個夜裏，他夢見自己馳騁球場，在喝采聲中，射球奪分！直到醒來仍恨不得重回夢中。不久前，他還是個活潑好動的孩子，詎料會遭遇這場突如其來的惡疾？

到醫院做抽血檢查，
發現白血球、血小板、血紅素都相當低

一九九八年的某一天，就讀杭州臨平鎮第一中學三年級的馮遠，在學校參加千米徑賽考試，以前曾拿下三分五十秒紀錄的他，當天卻跑了將近五分鐘；跑完之後，他發現牙齦竟然出血！回想最近身體每下愈況，本來擔任班上足球隊前鋒手，最近卻只能當守門員，不由得擔心起自己的身體來。

回家後，他將身體狀況告訴媽媽，媽媽以為可能是小感



►曾經是班上足球隊的風雲人物，病發一年多沒碰足球，只能在電腦上玩「踢足球遊戲」過癮。

(攝影／林鳳琪)



冒，體力比較不好。不料到醫院做抽血檢查，發現白血球、血小板、血紅素都相當低，醫生認為情況非同小可，又做了骨髓穿刺檢查，卻查不出毛病，馮爸爸只好轉往其他醫院求助。

尋遍各大醫院，許多醫生都表示沒有十足把握，最後找到當地血液科頗知名的浙江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。經過驗血及骨穿檢查，證實是骨髓形成不良症候群（MDS）。

主治醫師黃河表示，這種病主要特點是造血功能敗壞，剛開始白血球細胞、血小板、血紅素都會很低，如果不儘快治療，最後可能會轉為急性白血病，情況相當危險。

雖然馮遠還是屬初期狀態，但當時這種病治癒成功例子並不多，對馮家來說，宛如丟下一顆不定時炸彈，不知何時引爆。

「知道他得這種病後，簡直是天昏地暗。尤其是我愛人，因為他平時生意忙，陪孩子的時間很少，孩子這樣他更加難過、自責，當時他就掉著眼淚跟我說：『早知道就多帶他出去玩！』」回想當初情景，馮媽媽仍不禁紅了眼眶。

經過浙醫一院血液科醫師們縝密會診，
決定採行骨髓移植，
因為唯有如此才能挽救馮遠的性命。

為了不讓馮遠難過，醫師和他的家人刻意隱瞞病情，只說

治療後很快就會好起來。

起初馮遠接受一段時間的藥物治療，但是效果不彰。經過浙醫一院血液科醫師們縝密會診，決定採行骨髓移植，因為唯有如此才能挽救馮遠的性命。

「我們考慮很久，對於骨髓形成不良症候群，大陸還沒有採行過非親緣做骨髓移植的前例，馮遠是第一個，所以我們相當慎重。我們也跟他的父母談過，他們很信任我們，表示願意嘗試。」主治醫師黃河說，當家屬同意之後，血液科馬上與台灣慈濟骨髓捐贈中心的李政道博士聯繫，以趕緊配型搶救。

就在馮遠住院不久，浙醫一院首例白血病患者范和志經過骨髓移植成功，對馮家來說不啻燃起一股希望。「我們的孩子有救了！」看著范和志恢復狀況良好，馮遠的父母不禁歡呼起來。

骨髓移植之前，由於馮遠的血小板極低，必須一星期接受一次輸血。浙江省血液中心主任嚴力行在軍隊及各所學校為他配型找血小板，媽媽和舅舅也輸血給他；尤其舅舅不到一星期之內就輸了兩次血給他，一般來講，這對捐血者是相當不利的，但是為了挽救孩子的性命，舅舅還對院方說：「你們儘量多抽一些給他，我沒關係的！」

治療期間，馮爸爸常常背著他上下四層樓高的住家，對馮遠來說，這是長大後頭一次讓爸爸背。每次趴在爸爸的肩膀上，他的內心便激動不已，尤其看到爸爸日漸增多的白髮，忍不住的淚珠就一顆顆滑落在爸爸的肩膀上。

由於老家余杭離浙醫一院路程遙遠，為了治療方便，馮爸爸便在醫院附近租房子。從事絲綢生意的他，顧不得生意繁忙，最後完全放下工作和馮媽媽專心照顧孩子。

移植手術延遲至六月五日進行，
但一切仍是未知數，
誰有把握他能夠再走出醫院？

時間像刀一般，每過一天，馮爸爸和馮媽媽的心就彷彿被剝了一次。就在去年一月中旬，他們終於接到醫院來電——在台灣找到配對相合的骨髓了！兩人不禁興奮得抱著馮遠哭泣。

原本黃河醫師為馮遠安排三月二十日做移植，馮遠提前十

五天住院；台灣方面，慈濟骨髓捐贈中心也已為捐髓者做自體備血，一切似乎準備妥當。不料，有一天馮遠突然發高燒，眼底及消化道出血，經過醫師們搶救才穩定下來。考慮病人的狀況不佳，不得已之下只得將移植日期延後。

「當時我們最擔憂的是他顱內出血，這可能馬上奪走他的性命。等到控制之後，我們仍不敢貿然行事，因為必須讓病人穩定一段時間，在最佳狀況下動移植手術才行。當時我們馬上與慈濟骨髓捐贈中心主任李博士聯繫，他二話不說，立即為我們做安排。我們知道一切準備工作勢必打亂，尤其對於捐髓者，他的備血必須重新輸回去，下次又必須重新排定假期，再做一次備血；可是他卻願意完全配合，實在令人感動！」黃河說。

馮遠的移植手術延遲至六月五日進行，但一切仍是未知數，誰有把握他能夠再走出醫院？他彷彿感覺到，懸在頭上那把象徵厄運的刀就要砍下來了。住院前幾天，忍不住對爸爸說：「爸爸！您能不能帶我去學校走一走？我想再看一看學校！」馮爸爸聽了不禁鼻酸，彷彿兒子就要從此離去；但他強忍著淚水，堅定地對兒子說：「兒子！你放心！你一定能夠好起來！」

看到骨髓一滴滴從他頸部的插管滴入，
他彷彿感覺新生命正在蓬勃生長——啊！我得救了！

移植前必須做至少一星期的殲滅治療（Total Body Irradiation），即以大劑量化學藥物治療，以及全身性放射線電療徹底殺死癌細胞。此舉同時也破壞了病人原有的免疫力，病人雖處於無菌室中，若稍有不慎或感染，隨時都可能喪失性命。

「那幾天真是生不如死，一餐要吃二十七顆藥。一開始吃身體還沒有變化，兩天後就開始劇烈嘔吐，什麼東西都吃不下，有一天還連續吐了八次。不過我比較幸運，吃藥的時候沒吐，不然吐多少還要補回去！」

經過十天折磨，終於捱到六月五日，骨髓如期送來。當馮遠看到骨髓一滴滴從他頸部的插管滴入，他彷彿感覺新生命正在蓬勃生長——啊！我得救了！此時此刻，他一直想著台灣那位不知名的救命恩人，恨不得馬上跑到他面前向他致上十二萬分謝意。



移植完，馮遠在無菌室靜養一個多月。這段期間，除了護士及醫師外，其他人皆不可與他接觸，以減少他被感染的機會；父母來看他也只能隔著三道玻璃，透過話筒傳遞關心。有一陣子，馮遠因藥物副作用引起口腔潰爛，每一次看他吃飯難以下嚥，吃完又必須漱著很濃的鹽水，忍受錐心疼痛；馮爸爸和馮媽媽不禁感到內心陣陣劇痛：「兒子！你忍著點！就快出院了……」話才出口，便哽咽在淚水中。

「那段期間真是淒慘，連吃飯都很痛苦。有時我會耍脾氣不肯吃，護士姊姊只好哄著我、餵我吃；我說喜歡吃青菜泡粥，她們就回家煮給我吃；我說心情不好，她們就說笑話給我聽，儘量讓我開心。」馮遠說，那段期間還好有護士姊姊及醫師們的細心照顧及關心，否則真要熬不下去：「長這麼大，初次離家這麼多天，每天都好想回家！」

▲家裏仍保留踢足球的手套，牆上一張張足球明星的海報是馮遠的夢想：「我還要踢足球給你們瞧呢！」他期待儘快回到球場，重現雄風。

(攝影／林鳳琪)

你們一定得再來看我帥氣的樣子，
我還要踢足球給你們瞧呢！

馮遠終於從死神手中掙脫。走出無菌室當天，他激動地抱著媽媽痛快地哭一場，爸爸和媽媽也淚流滿面。黑暗終於過去了，他們的內心升起一道和煦的曙光。

經歷一場大病之後，馮遠成為一個獨立、懂事的小大人，不僅學會照顧自己，還是爸媽的小管家。每當爸媽生病，他就會督促他們看病、吃藥，每天還為他們買早餐、處理家事，減輕他們的負擔。

採訪他那天，正好是他移植後一周年。馮爸爸高興地跟我們說：「今天是馮遠的一歲生日，應該要好好慶祝一下！」一下子不解其意，馮爸爸解釋：「他的新生命是台灣那位善心人士給他的，所以要從頭計算。」

因服用激素，馮遠瘦長的臉稍有浮腫，但他那開朗燦爛的笑容掩蓋了病容，令人感覺他仍是個朝氣蓬勃的小伙子。他說，一段時間後他就會恢復原來英俊的模樣：「到時候你們一定得再來看我帥氣的樣子，我還要踢足球給你們瞧呢！」

▶ 治療期間，馮爸爸常常就這樣背著馮遠上下四層樓高的住家：馮遠說，每次趴在爸爸的肩膀上，內心便激動不已。

(攝影／
林鳳琪)

